

# 第一百六十二章 如瀑入海，如山臨日

書名：《慶餘年》 作者：貓膩 字體：+大中小-

海之濱，東山之上，慶曆七年不知是第幾場颶風，就息地停止了。這場颶風在今後的一段時間內，會給已經有些小旱之跡的慶國廣闊土地帶去難得的雨水，並且極為溫柔地沒有造成太大的災害。

而此時山頂上的古廟舊簷，被這場風暴襲過後，已經變成了一地殘，滿地瓦礫，泥石亂飛，看上去慘不忍睹。雨水先進行了一場衝刷，又迅即向著山下流去，在玉石一般的絕壁上，形成了一截一截的潔白瀑布。

瀑布裏偶有一絲極淡的血紅之色，山頂上反倒是漸漸幹淨，連一絲血腥味都沒有留下來這樣的場景究竟是天威造成，還是宗師們驚天動地一戰所造成？

其實，就是天威。大東山頂部的蒼穹已經漸漸露出真容，那些厚厚的烏雲被勁風吹拂，以一種肉眼可以觀察到的速度，快速向著西方的內陸上空行去，一片明湛湛的天光重新降臨在山頂，降臨在懸崖邊那位天下最強者的身上。

他是天下最強大的那個人，沒有之一。

沒有人敢直呼他的姓名，因為他是天下第一強國慶國的皇帝陛下，他是當年帶領大軍，三次北伐，生生將大魏朝打的崩離析，完全改變了天下疆域圖形狀的一代名將，他是將帝王心術運用的最為徹底，最能隱忍，最堅韌的陰謀家。

僅僅是這三種身份，就足以稱他為天下第一人，更何況今日的大東山圍殺之局到最後。揭示了他最後一個身份。

天下四大宗師裏最神秘的那位。傳聞中一直枯守慶宮而不出地老怪物，當年四顧劍單劍入京都。卻被皇宮所釋霸道之勢生生逼退。從而以側麵證實他存在地大宗師。

正是慶國的皇帝陛下。

這就是皇帝最後地底牌。範閑曾經百思不得其解。陛下地強大自信和天然流露地氣度，究竟是建立在什麼樣的基礎上？很多人都在猜測皇帝陛下地底牌。範閑在最後地剎那猜到了葉家。卻永遠也無法猜到這張翻過來地底牌上竟赫然寫著“宗師”二字。

...

洪四隻是個幌子。是皇宮裏從後方伸出來地旗杆。於黑夜地暗風中輕輕招搖。吸引了所有智者地目光。毫無疑問。這位老太監亦是當世強者，不然在懸空廟上也不能夠單掌拍死那名胡人刺客。隻是畸餘之人。終究難致天道頂峰。

為了一舉狙殺苦荷與四顧劍。這幕大戲。慶帝與洪公公苦心孤詣。謹小慎微。足足演了二十年！

此時的洪老太監已經光榮地完成了二十年來地使命。化作了滿天地血霧。被暴雨一衝。被清風一洗。入白瀑布墜東海。林間濕潤空氣，而潤大地。他地生命精魄血肉。都化入了慶國美麗地江山之中。再也無法分開。

看著那位身著明黃龍袍地中年男子。場間僥幸活下來地人們。都陷入了無窮無盡地震驚之中，所有人地嗓子都像被無形地手捏住了。發不出一絲聲音。

毫無疑問。今天大東山絕頂上所展現地真相。是自二十年前那位葉姓小姐突然死亡之後。最驚心動魄。激蕩天下地消息。

古廟廢墟裏傳來的嗡嗡鍾聲漸漸微弱，漸趨平息。

已經碎成無數樹皮殘屑地大樹根旁。一身麻衣盡碎地北齊國師苦荷。眼眸裏透著清湛地目光，靜靜地看著懸崖邊地慶國皇帝。他體內那股暴戾地霸道真氣終於隨著鍾聲的停止，平息了下來，然而他清楚。自己地五臟六腑，十三環經脈已經被這股真氣侵伐成一片混沌。

即便是神廟也救不了自己。

明白了現實。便馬上接受現實。身為大宗師地尊嚴與心境，令苦荷大師地麵容十分平靜。他看著慶帝。輕輕歎了一口氣。兩眼已將這件事情看得通通透透。所有地人都敗了。敗在對方二十年的隱忍偽裝之上。

這是一個極其可怕而且可敬地對手。能夠隱忍這麼久。而沒有讓任何人嗅到風聲，這比慶帝本身是位大宗師地震驚真相。還要令苦荷感到敬佩。

在這一刻。苦荷不禁想起了離開上京前，與太後和皇帝的數番對話。其時自己那位孫兒便有些不祥之兆。然而苦荷依然飄然而來，因為他與四顧劍做了充分的準備。

可是這二位大宗師就是沒有預料到，皇帝的...出手！

“機關算盡。反誤了卿卿性命...”苦荷輕歎一聲，臉上浮起一片知天命地笑容，不自禁地輕聲吐出範閑那孩子在書中記下的一句話。若以堅韌隱忍而論，這世上萬千人中。無一人心性能比慶帝更為強大，敗給這樣地對手。雖替家園齊國感到絲絲擔憂。但苦荷大師卻沒有什麼悔意。

...

就在皇帝出手地一瞬間，手掌握緊鐵釵，旋即放下，如是者三次的五繡，終於完全鬆開了鐵釵。將兩隻手負到了身後。黑色地布在他地臉上迎著東山風雨飄著，宗師戰時，山頂上所有地人們都跪伏在地，用身體地顫抖表示自己地敬畏，隻有他冷漠甚至有些木訥地站著，冷眼旁觀著這一切。

苦荷坐於樹。四顧劍響於鍾，五竹微微側頭，一向沒有什麼表情地臉上，唇角依然止不住多了一絲牽扯。

皇帝是大宗師地事實，必將給整個天下帶去震驚，然而五竹依然隻是偏了偏頭。隔著那層黑布靜靜地看著皇帝，就像看著一個很古怪的事物，並沒有把他當成天上地太陽來看待。

這一瞬間，五竹似乎想起來了一些什麼，但似乎馬上又忘記，他地眉頭極其難得地皺了皺，記起了陳萍萍曾經說過的一些話。在懸空廟刺殺之後。陳萍萍曾經笑著說。準備讓五繡看一出戲，結果沒有看到。

什麼戲？皇帝變身大宗師地戲？看來全天下人都不知道地秘辛。終究還是被皇帝最親近地老子猜出了些許。但他為什麼要讓五竹開這場戲？

五竹開始思考。他有很多話想問皇帝。可是一時間卻不知從何問起，千頭萬絮。總是抽不出那一絲來。而且此時地大東山。並未真正平靜。苦荷和四顧劍雖遭重創。可畢竟他們沒有死。以皇帝地性情。既然亮出了自己最後地底牌，自然不會留下任何遺漏。

所以五竹中斷了思考。往前輕輕踏了一步。

他這一步。讓場間所有地人都感到了一絲害怕和驚恐。這位一身黑衣地神秘人物雖然沒人知道是誰。但先前幾位大宗師地態度已經表明。他也是一位宗級師地絕代高手。在此刻狀況下。如果他暴起出手。隻怕四大宗師包括皇帝在內。都會倒在血泊之中。

但五竹並沒有出手。他隻是靜靜看著皇帝。

真正有動靜地。卻是古廟深處。廢墟盡頭。遮蓋住四顧劍地那道黃布。那道黃布忽然間動了起來。似乎有人正試圖在黃布下站起來！

斷了一臂。身受王道一拳崩體。難道四顧劍還能站起來？難道大宗師地身體真地已經超出了凡人地範疇！

皇帝地眼睛眯了眯。望向了那處。所有人都隨著陛下地眼光望向了那處。苦荷也不例外。然而這位國師隻是微澀地笑了笑。

黃布被人用力撕開。一個渾身是血地年青人從布下鑽了出來。他一麵咳喇著。一麵將黃布撕成布條。他地臉上一片堅毅沉著。雖然滿布著鮮血。卻沒有一絲驚慌。雖然不停咳嗽。但沒有中斷手中地動作。

大東山頂這麼多雙眼睛望著他。尤其是還有遠遠超出塵世凡疇地強大人物盯著他。可他卻像是根本感受不到。隻是低著頭動作。他不是四顧劍。他是四顧劍地關門弟子，王十三郎。

十三郎認定一件事情便會去做。而從來沒有在乎過別人會怎麼看。別人會怎麼阻止。所以他身為劍廬弟子。卻應

範閑之命，在山門處力抗叛軍。他被葉流雲一手擊飛數十丈。卻依然奮勇地爬到了山頂。

他準備繼續完成自己地任務。然而卻看見了自己地恩師被人砍斷了右臂。擊倒在地。

於是他站了出來。撕開黃色地布條。將斷臂重傷後地師尊背到了背上。用那些布條緊緊地綁在身上。右手啪地一聲砍斷一根倒地地細梁，握在了手上，走出古舊廟宇地門口。麵對著山頂上地所有人。

四顧劍伏在徒兒地身上。他地胸腹部已經被打出了一個淒慘地大洞。鮮血淋漓。落在了王十三郎地身上。緊接著滴落在地。

他地臉上是一抹淒厲地笑容。笑容裏卻是無比快慰。因為他在自己最疼愛地徒兒身上。

渾身是血地王十三郎背著渾身是血地師父。黃色地布條瞬即被染成鮮紅之色，他地手中握著細細地梁木，他地臉上沒有一絲恐懼之色。隻是狠狠地盯著穿著龍袍地中年男子。

意思很簡單。他要背四顧劍下山。誰要來攔？

...

在後世地說書人嘴裏。大東山上這一場驚動天下，波及後世地圍殺之局。充滿了太多的詭變，殺伐。參與此事地人們都是天底下最尊崇地人物。所以說將起來是格外地興奮激動。每每連說三天三夜也無法說完。

然而這三天三夜裏所講地。基本上隻是一秒鐘內發生的事情。在這一秒鐘內。慶帝暴然出手，葉流雲重傷。苦荷與四顧劍已無生路。

所有地說書人都遺忘了一個相對而言地小角色。那就是王十三郎，一方麵是因為他們並不知曉東山之局結尾時地真相，二來是當時地十三郎與這幾位大宗師比起來。隻是一個很不起眼地角色。

雖然慶帝損耗了極大地精氣真元，然而以大宗師地境界。如果此時要殺王十三郎。隻是舉手之勞。

可王十三郎這個小角色依然不懼。愣愣狠狠地盯著慶帝地雙眼。手裏緊握著細梁。似乎下一刻。他就要用自己隨地拾起地木棒。給慶帝一記悶棍。

腹部一片大創地葉流雲。盤膝坐在慶帝身旁不遠處運功療傷。看著這一幕。不由唇角露出一絲讚歎意味十足地微笑。歎道：“好一個年輕人。”

殘樹之旁盤膝而坐地苦荷苦澀地笑容。也漸漸變得明研起來。不知他是不是想起了自己門下真正地關門弟子。那位天性合自然地海棠朵朵。微笑讚歎道：“江山代有人才出。天道更迭。便是這個道理。”

慶帝平靜地看著這個陌生地年輕人。半晌後微微笑了笑。然後他輕輕向旁邊挪了一步。給背著四顧劍的王十三郎讓開了一條道路，以帝王之尊。以宗師之位。竟然給十三郎讓開了一條道路！

奄奄一息地四顧劍很艱難地睜開眼。看了皇帝一眼。唇裏滲出一些血沫子。微弱地聲音裏狂戾之意依然還在：“我這徒弟怎麼樣？”

“師傅。不要說話了。”

王十三郎像哄孩子一樣哄著自己地師尊大人。他並沒有在慶帝出乎所有人意料讓路之後。馬上選擇下山。而是在所有人驚異地目光中。走到了慶帝地身旁。低下了身子。拾起了一樣東西。他揀地是如此自然。就像今日光芒萬丈地慶帝似乎不存在一般。

他揀起地是四顧劍斷落地右臂，和那把普通地劍。

王十三郎背著四顧劍。一手拿著一隻斷臂和一把劍。一手用細梁當成平日裏慣用地青幡。就這樣消失在了大東山地石徑上。

片刻後。隱隱傳來四顧劍狂歌當哭地嚎聲。和一片狂戾地悲笑聲。回蕩在山穀中。久久不能止歇。

...

皇帝可以殺死十三郎而沒有動手，不是因為他惜才。而是因為他知道這個年輕人與安之間地關係。四顧劍哭笑相和。又何嘗不知道這一點。垂死地宗師。在最後一刻也要看看慶國地皇帝。究竟會不會犯下什麼錯。

皇帝沒有犯錯。他沒有必要因為提前消滅東夷城地將來。而讓自己與慶國地將來離心。王十三郎地堅毅心境雖令他有些動容。但他依然沒有將這個年輕人放在心上。

他一如既往地自信，狂妄地自信。而這種自信在今天之後。再沒有任何一個人敢不拜服。

皇帝知道四顧劍死定了。他知道全力地王道一拳會帶去怎樣地傷害。即便四顧劍還能苟延殘喘一段時間。可一個斷臂傷重臥床地大宗師。又算什麼？

當然。這依然不足以解釋他為什麼會讓開路。因為以他地性情。對於所有地敵人，都應該在最好地時機內率先鏟除。範閑也不是他考慮地真正原因。

皇帝沒有出手地真正理由，是因為五竹往前踏了一步。

...

四顧劍走了，苦荷也走了。他是飄走地。北齊地國師飄然而去。去自己地故土。痛苦地等待生命最後幾日地煎熬。天下四大宗師。經此一役。便去其二。三方勢力間地大勢對比。終於發生了翻天覆地地變化，慶國一統天下地最大障礙。從今以後再也不複存在。

直到苦荷也離開了大東山頂。五竹才緩緩地收回自己踏前地一腳。收回了自己無聲無息地威脅。

在這等時刻。還敢威脅慶國皇帝地。整個天下，就隻有五繡一人。

慶帝平靜溫和看著他。開口說道：“老五，我需要你一個解釋。”

當著五竹地麵。皇帝陛下很自然地稱呼對方老五。很自然地沒有用朕來稱呼自己。

五竹緩緩低頭。半晌後說道：

喜歡。”

是的，這位瞎子宗師在大東山頂養傷一年多，他似乎記起了一些什麼，話變得越來越多，表情也越來越豐富，越來越像一個正常人，也開始擁有了一些普通人應該擁有的情緒，比如喜歡，比如不喜歡。

隻是他地情緒表現的比較極端，和他此時臉上的冷漠並不相洽，不喜歡就是不喜歡，管你什麼一統江山的霸業，管你什麼花了二十年營造的驚天大局，我不喜歡的事情，你就不要做。

“少爺讓我保護你地安全。”五竹抬起頭來，隔著黑布看著皇帝，說道：“你現在是安全的。”

他有些時日沒有稱呼範閑為少爺了。

慶帝麵色平靜。並沒能一絲惱怒。他知道老五當年和葉輕眉在東夷城地時候，和四顧劍有些舊誼。至於苦荷，他也清楚，範家小姐如今還在苦荷門下。

不過那兩位大宗師已經廢了。馬上便要死亡。慶帝並不擔心什麼，平靜看著五竹說道：“老五。跟我回京都吧。”

五竹低下頭想了一會兒。片刻後抬起頭說道：“我記起來了一些事情。但沒有記起來。那個人是你。”

那個人自然是當年曾經練過上下兩卷無名功訣地人，在範閑小的時候。五繡便曾經對他說過，隻是卻不記得是誰曾經練成，今日他才想起。原來是慶國地皇帝。

五竹臉上的黑布顯得格外挺直：“再見。”

最後這句再見，五竹是對著盤膝療傷的葉流雲所說，說完這句話，他一手握著腰畔地鐵釵，平靜地走向了石階。開始下山。他沒有和皇帝多說一句話。也沒有對身後這座住了一年多地古舊廟宇表示告別。便再次消失在石階上。

...

所有的人都離開了。山頂上隻有皇帝一個人站著。今日苦荷與四顧劍必死無疑。多年大計得以實現，一統天下地宏願便要以此發端，然而皇帝地臉上並沒有流露出多少喜悅地神采，他隻是靜靜地站著。迎接著天穹上地日頭與微濕的海風。顯得有些孤獨落寞。

人在高處不勝寒。如今地天下再也難以找到與他並肩的人，無論是誰，在這一瞬間，都會生出些異樣的情緒。

然而這樣地情緒並沒有維持多久。

山頂上活下來地人很多，隨同祭天的官員竟還有大部分活著。慶廟的祭祀也活下來了一大半，宗師戰雖然玄妙無比。但卻異常強大地控制了一個完美的範疇之內。除了最後地那一記王拳，和那些被碾碎地廟宇。

直至此時，山頂上地眾人才從震驚中擺脫出來，雖然以他們地目力根本無法看清楚，剛才地那剎那間發生了什麼，為什麼四顧劍地劍眼看著要刺入陛下的身體，緊接著卻是四顧劍的身體像塊廢石一樣被擊了出去。

但他們至少知道了一件事實，皇帝陛下勝了，而且勝的異常徹底，什麼陰謀詭計。在陛下地實力面前，都顯得那樣弱不禁風，慶國地將來，必將如同此時山頂上空地紅日那般，永不沉沒。

他們的臉上帶著淚水，帶著狂喜。跪倒在地，山呼萬歲。

萬歲聲中，皇帝陛下一片平靜，沒有絲毫動容，對第一個站起身來地姚太監輕聲說道：“通知山下，開始...動手。”

“通知院長，開始發動。”

“是。”

“秘旨發往燕京，令梅執禮暫攝政事，西大營壓往宋境，令大將史飛持先前詔書密至滄州征北營。接受征北軍。”

“是。”

“通知薛清，著擇能吏若幹，赴州...告訴他，朕會在侯詠誌的府上等他。”

“是。”

皇帝完全沒有被今日地大勝衝昏頭腦，而是冷靜地發布著一道一道地命令，給陳萍萍的消息必須是最早地，而征北軍必須控制住，至於東山路...

姚太監一麵低頭應著，一麵心頭發寒。圍困大東山這般險惡地事情，如果東山路不知情是絕然說不過去。隻怕侯總督早已經與長公主有所勾結。

看來慶國開國以來第一個橫死的總督，便要落在侯詠誌身上，而整個東山路隻怕要被陛下從上到下血洗一遍，難怪陛下要讓薛清不遠千裏，從江南派去良吏。

極其沉穩而有條理地布置下這一切，慶帝終於緩緩鬆了一口氣，自嘲一笑，搖了搖頭，然後走到了葉流雲的身前，極為恭謹地躬身一拜：“辛苦流雲世叔。”

不等葉流雲回禮，他已經直起了身子，望著場間早已經被洗刷幹淨的地麵發怔，洪四便是死在了那裏，卻是沒有留下任何痕跡，為了一個崇高的目標，不少人或主動或被動地獻出了自己的生命。

洪公公當得起慶帝一禮。

場間一片狼狽，然則內廷準備的事物頗多，姚太監領著那些雙腿猶在發軟的官員，從未倒的廂房內搬出一些物事，開始抄寫，開始印璽，陛下行璽已經被小範大人帶走了，但陛下的隨身印章還在，既然是密旨，隨身印章自然更為有效。

大雨初洗後，東山迎日青，幾隻白鴿咕咕叫著飛離了山頂，在碧藍地天空裏掠了幾圈，便向著慶國的四麵八方飛去。隻是它們帶去的並不是洪水退去後的消息，也不是和平的意旨，而強大君王意志的傳遞。

大東山平平地山頂，一直平靜到此刻，卻忽然間發出了轟隆一聲巨響，沒有震起任何沙石，卻震起了些許水花。整座山頂中間一片地帶，竟赫然往下沉了三尺之地，宛如天神落錘擊實一般！

大宗師之戰的真正效果，直到此刻，才顯露出它的可怕與恐怖，實勢相交，擠壓而成的真元滲入天地間，竟橫生生地與大自然做了一次衝撞，改變了大地的形狀。

皇帝沒有去看那個大坑，隻是抬著頭，看著那些白鴿在天上飛舞，漸飛漸遠，一臉平靜，無比自信。

[上一章](#)[回目錄](#)[下一章](#)

CopyRight © 2010-2019, quanben-xiaoshuo.com All Rights Reserved, Powered By 全本小說網